

SHERLOCK HOLMES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思维导图版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信息

彼得船长
与周围人
少有来往

信息

彼得船长不
抽烟，而且
房间里没有
烟管。

归来记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陈瑶等——译

信息

乃尔根很
瘦弱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思维导图版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归来记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陈瑶 等——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来记 /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陈瑶等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5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思维导图版)

ISBN 978-7-5680-2507-2

I. ①归…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4276号

归来记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陈瑶 等译

Guilaiji

策划编辑: 刘晚成

责任编辑: 姜志敏

封面设计:  湖北新华印务设计

责任校对: 范舟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01	第一章	空房子
029	第二章	诺伍德的建筑大师
059	第三章	舞蹈者
089	第四章	孤身女骑者
115	第五章	修道院的谜案
153	第六章	黑彼得
179	第七章	米尔沃顿
201	第八章	六座石膏像
227	第九章	三个大学生谜案
251	第十章	金边夹鼻眼镜
275	第十一章	失踪的球员
301	第十二章	格兰其庄园谜案
327	第十三章	第二块血迹

第一章 空房子



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死于自己的住所，这件事情引起整个伦敦的注意，上流社会的人们更是对此感到异常惊慌。虽然普通大众已经从警方的侦查结果报告中得知了这个案子的详细案情，但是在当时仍然有许多内容是隐而不宣的，那是因为这个案子的起诉理由十分充足，因此没有必要把全部的事实都公布出来。但是直到现在，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被允许将整个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说出来。案子本身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但对我而言，比起那后来发生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一生经历了很多奇异的冒险事件，但是从没有这样一个案子会让我如此震惊。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情，还会感到震颤不已，也再一次使我由心底涌起欢快、惊叹和难以置信之感，进而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那些偶尔对我提到对一位十分卓越的人物的思想及行动感兴趣的人们，我想说，请你们不要责怪我不与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人绝对禁止我说出来，我会把公布这些事情视为我

的第一要务，这项禁令一直到上个月的三号才被撤销。所以我现在
有义务把真相说出来，让大众了解此案的重要细节。

可以想到的是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关系，使我对刑事
事犯罪很感兴趣。在他失踪以后，我从没有遗漏一个公开发布的疑
案，总是仔细阅读，而且不止一次，我为了满足自己的侦探情结，
尝试着去推理解决这些案子，但都不是很成功。然而，从没有一件
案子比罗诺德·阿德尔的被杀案更能引起我的注意。当我阅读这个
案子审讯的证据，从而断定这是对某个或某些不知名人士的蓄意谋
杀时，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福尔摩斯的死对社会是个多么重大的损
失。这件奇怪的事情之中有许多疑点，我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他的兴
趣，而且有这样一位全欧洲第一流的刑事侦探，凭借着他训练有素
的观察力及敏锐的头脑，肯定能够帮助警方解开这个谜团，甚至可
能超前一步。整整一天，在出诊的路上，我心中都在想着这个案
子，找不到一个在我看来称得上是合理的解释。虽然大众已知道了
调查的结果，但我在这里还是要重复叙述一下各项事实的概要。

罗纳德·阿德尔是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当时是澳洲某殖民
地的总督。阿德尔的母亲因为要做白内障手术，所以从澳洲回来，
她和儿子阿德尔、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
人加入了上流的社交圈——截至目前为止，据调查，他没有仇人，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嗜好。他曾经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
小姐订过婚，但数月前，经双方协议将婚约解除，后来也没有留下什
么了不得的影响。他生活的圈子局限于狭窄而保守的范围之内，因为
他天性冷漠，对任何事都不关心，每天习惯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然
而就是这么一个慵懒的年轻贵族，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十

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以十分奇特且始料未及的死亡震惊了伦敦。

罗纳德·阿德尔十分喜欢玩纸牌，几乎每天都玩，但从来没有损害自己的身份。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及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据调查，他死亡那天，晚餐之后，曾在巴格特尔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牌，他下午也曾在那儿玩过。与他一起玩牌的人——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他们都证实，他们玩的是惠斯特，大家牌运都差不多。阿德尔可能输了五英镑^①，但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他的财产相当可观，因此输掉这点小数目对他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俱乐部玩牌，但他玩得很谨慎小心，通常最后他都是赢家。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几个星期前，他曾在一局牌中与莫兰上校搭档，从哥德菲·米尔纳及巴尔莫洛爵士那边赢了四百二十英镑。这些近况都是从调查报告中得知的。

罪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他十点从俱乐部回家，他的母亲及妹妹当晚去了一位亲戚家里。女仆在报告中说到她听到阿德尔进入二楼前房，那个房间通常作为他的起居室。女仆在阿德尔回来之前为他生好了火，由于有烟冒出，所以他开了窗。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她女儿回来，房中也没有传出过任何声音。由于想跟儿子说声晚安，梅鲁斯夫人想进入儿子房间，但发现门被反锁，不论她如何敲打和叫喊都得不到回应，于是她找人帮忙强行撞开房门。随即发现阿德尔的头部被左轮枪子弹完全击碎，但在房间里找不到武器之类的东西。桌上有两张十英镑的钞票及加起来一共十一英镑十先令^②的金银币，那些钱被堆成了几个小堆，每堆的金额不同，同时旁边一张纸上记着一些数字，每个数字旁边都有一些俱乐部朋友的

①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1英镑等于240便士（旧制）。

② 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1先令等于12便士（旧制）。

名字。根据这个推测，他死前应正在计算他玩牌的输赢。

详细调查周围的环境只是使得案情更加复杂。首先，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把房门从里面反锁，当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所为，事后凶手由窗口逃走。但是，窗口离地面至少有二十英尺^①，下面是一个盛开着番红花的花圃，那些花及泥地都没有被践踏的痕迹，分隔房子与马路的一小块草地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显然房门是年轻人自己锁的。但他是怎么死的呢？没有人能由窗口爬进来而不留一点痕迹。如果是一个人由街上经窗口射击进去，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个神枪手，才能以左轮枪造成如此严重的枪伤。而且公园路是一条经常有行人经过的繁华通道，有一个马车站就在离房子不到一百码^②处，但没有人听到枪声。然而，这里的确已经死了一个人，从进口小、出口大的伤口穿出的一颗像一般铅头子弹那样的左轮枪子弹，所造成的伤必定导致立即死亡。这就是公园路命案的现场情况。再加上完全找不出谋杀动机是什么，这一来使得案情更复杂了，因为，就如同我上面曾提到过的，并没有人知道年轻的阿德尔有什么仇人，而且屋里的金钱和其他值钱物品也没被移动过。

整天我都在心中反复思索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出一个符合所有事实的理论，以及一个阻力最小的方向，正如我那位不幸的朋友所言，这是每一个侦查的起点。我得承认，我没什么进展。傍晚时分，我漫步穿过公园，六点左右来到公园路顶端的牛津街。有一堆闲人散在路边，都盯着同一个窗口张望，使我知道那就是我要察看的房子。一个高瘦的人戴着墨镜，我怀疑他是便衣侦探，他正在述

① 英尺，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② 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说自己的推论，一堆人围在他身边听着。我尽可能地靠近他，但是他的论点在我看来很荒谬，因此我不屑地走开了。就在我往后退出来的同时，撞到了站在我后面的一位佝偻的老人，撞落了他手中拿着的几本旧书。我充满歉意地帮他捡了起来，看到其中一本是《树木崇拜的起源》，我认为他一定是个穷酸潦倒的藏书者，他不知是为了做生意还是个人嗜好，专门收集一些很冷门的书籍。我极力地为这个意外向他道歉，但是在他的眼中，显然这几本书十分珍贵。他口中轻蔑地骂着，转身就走，然后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白色的胡须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对公园路四二七号的观察并不能帮我解决心中感兴趣的这个难题，一切仍然毫无头绪。这幢房子与大街隔着一道矮墙，以木栏间隔，总共不超过五英尺高，因此，任何人如果想进花园的话都是很容易的，但是进入窗内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旁边既无水管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身手敏捷的人攀爬上去。我比之前更加困惑，只能返回肯辛顿，一路上我都在想，凶手是怎么杀死罗诺德·阿德尔，然后不留痕迹地逃出去的呢？我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想要见我。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古怪的旧书收藏家。在他满头的白发中露出那张干瘦的脸，右胳膊下夹着他那宝贝似的书，大概有十来本。

“先生，你肯定没想到会是我吧。”他用奇怪而带着嘶哑的声音说道。

我承认我的确没想到会是他。

“呵呵，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跟在你后面，正巧看到你走进这所屋子，我心中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对自己说，我还是进来

看看这位好心的先生吧，告诉他我刚才的态度有些粗暴，但是我并无恶意，他帮我捡起这些书来，我应该向他道谢。”

“哦，你太客气了，这只是件小事。”我说，“我能问一下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吗？”

“哦，是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可以算是你的邻居，因为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拐角处。我很高兴能够遇见你。可能你也收藏书籍吧，先生。这里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每一本都很便宜的。先生，我看你书架上的书好像再有几本就可以填满了，不如就照顾下我的生意，把这几本书买了吧。你说这样行吗？”

我转过头看了一下身后的书柜。等我再转回来时，夏洛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在那里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吃惊地对他凝视了几秒钟，然后我想我应该晕了过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晕倒。当我醒来时，我发现眼前旋绕起一片白雾，当白雾消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领口被解开了，嘴唇上有着白兰地留下的辛辣的余味。福尔摩斯俯身在我的椅子上，手里握着他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他以我极其熟悉的声音说道，“我要向你致以十二万分的歉意。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激动，或许我不应该这样吓唬你。”

我紧紧抓着他的双臂，不敢相信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福尔摩斯！”我大叫道，“真的是你吗？你怎么可能还活着？你是怎么从那万丈深渊中逃出来的？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等一等，”他说道，“亲爱的朋友，你现在都有些语无伦次

了，你确定现在还有精神来谈这个事情吗？看我这戏剧性的出现给你带来多大的刺激！”

“我现在没问题了。但是，真的，福尔摩斯，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上帝！真没想到会是你——全世界那么多人，偏偏是你出现在我的书房里！”我再一次地抓住他的袖子，感觉到里面那只消瘦而有力的臂膀，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意识到一切都不是在做梦。“真是太好了，不管怎样，你不是鬼魂。”我说，“亲爱的福尔摩斯，看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你快点坐下来，赶快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恐怖的深渊中逃出来的，这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奇迹。”

他在我对面坐下，像原来一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这个时候我才有时间仔细观察他的装束，他身上穿着卖书商人的那种破旧长外套，那堆白发和几本破旧的书，现在都已放在桌上。福尔摩斯比以前看起来更加消瘦、敏锐，想必是这段时间吃了很多的苦。他鹰似的脸上一层苍白的颜色使我知道他最近的生活应该很不规律，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医生的判断。

“我真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道，“要知道让一个高个子连着几小时把身高缩短一英尺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嗯，老兄，至于那些你想知道的事情，我现在没时间告诉你，我可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面前还有一项艰巨的工作，就在今晚。或许等工作完成以后我再跟你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比较好。”

“我好奇极了，我真希望现在就听你讲。”

“今天晚上你愿意和我一起行动吗？”

“当然，我们是搭档，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义不容辞。”

“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出门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饱餐一

顿。好吧，我们来说说那个峡谷，我之所以没遇到什么大困难就能从里面逃出来，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什么？你说什么？你没有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但是我留给你的便条可都是真的哦。当我看到莫里亚蒂教授那可怕的身影挡在那条通往安全地带的小道上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我的生命的结束。我从他灰色的眼睛中觉察到他残酷的意图，我当时也害怕极了。因此，我与他说了几句话，想以此来取得他的同意，上帝保佑，我取得了他大方的允诺，让我写了那封你后来看到的短信。我将短信与香烟盒及登山手杖一起留在那里，然后就沿着那条小道一直往前走，可恶的莫里亚蒂仍然紧紧地跟着我。当我走到小道的尽头时，已经无路可走，前方就是万丈深渊。我站在深渊边缘。他并没有像我在脑海中想象的那样掏出武器，而是突然向我猛冲过来，伸出他的长臂抱住了我，我猝不及防，但是我下意识地抵挡住了他的攻击。他知道自己一切都完了，只是急于死前向我报复。我们在瀑布边缘疯狂地扭打，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了活命我必须把他给丢下去。还好我懂一点日本柔道，这可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我从他的双臂中挣脱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双脚疯狂地踢了几秒钟，双手向空中猛抓，尽管他竭尽全力想保持平衡，但是他当时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恶魔在我面前摔了下去。我将脸伸出边缘向下面望去，只见他落了很长一段距离，先是撞上一块岩石，然后弹了出去，摔入水中，那场面真是让人一生难忘。”

福尔摩斯边抽着烟边叙述着，我惊奇地听着他的解释。

“可是那些脚印你怎么解释呢？”我大叫道。“我亲眼见到那条小路上有两行向前走的脚印，但是没有往回走的。”

“是这样的。就在那位教授消失在我眼前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命运给了我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我知道莫里亚蒂不是唯一发誓要杀死我的人，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而他们想向我报复的心理只会因为他们首领的死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都是极其危险的人物，迟早会有至少一个人找上我。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就会无所顾虑，自由行动，这样他们很快就会露出马脚，到那时我的机会就来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他们，到那时候我可以宣布我还活着。这些念头在我脑中迅速转动着，我相信在莫里亚蒂教授还没落到莱辛巴赫瀑布底之前，我已经全想好了。

“我站起身来，观察着背后的岩壁。几个月之后我曾以极大的兴趣读到你对这件事的生动描述，在那里面，你很肯定地说那岩壁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你说的不完全正确。它上面有几处窄小的落脚处，还有一些像岩架一样的地方。我本来想试着爬上去，但是由于它太高了，很显然我不可能爬上去，但是如果想要走出那潮湿的小道而不留下任何脚印也同样是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想过把鞋倒穿，就像我以前曾在类似的场合下做过的那样，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往一个方向走的三行足迹，这样很容易被别人看穿。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华生，那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瀑布就在我脚下怒吼着，稍微不下心就会粉身碎骨。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我发誓我似乎听到由深渊中传来莫里亚蒂对着我喊叫的声音。我必须集中精神，有好几次我手中抓着的草丛滑脱了，或者脚滑出了潮湿的岩石凹痕，我以为我要摔下去了，但我拼

命挣扎着向上，终于抵达一块有几英尺宽、上面长着柔软青苔的狭长岩壁突出处，我在那里可以很舒服地躺着而不被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其实当你以及与你同来的随从在以最同情但又不正确的方法调查我死亡的现场时，我就躺在那岩台上。

“最后，当你们做出了不可避免的但完全错误的结论回旅馆后，我就被单独地留了下来。我以为我的历险就此结束，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使我预感到仍有一些会令我吃惊的事在等着我。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上面落下来，轰的一声经过我身旁，击中下面那条小道，又弹进万丈深渊中。开始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巧合，但是过了一会儿，当我抬头向上望去时，看见一个人的脑袋露了出来，当时天已经快黑了，但是我发现了。紧接着又一块岩石落下来并击中了我躺着的狭窄岩石的突出部分，离我脑袋还不到一英尺，当时我在想要是被它砸中，估计也没人会发现我的尸体。当然，他这样做的动机很明显了，莫里亚蒂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有个同伙，那个混蛋一定是在莫里亚蒂动手的时候替他把风。我即使只看到一眼，也能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目睹了他的同伴之死以及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等着，然后设法绕道上了悬崖顶上，企图想继续完成他朋友未能完成的计谋。

“华生，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一切。因为我再一次看到那张冷酷的脸由岩壁顶端往下张望，我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果然又有一块石头从上面砸了下来。我匆忙地爬到小道上，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敢去那样做的，我想在我冷静的时候是做不到的，那比爬上去还要困难百倍，但我没有时间去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当我的手仍攀住岩壁突处的边缘时，又有一块岩石

从我身旁落下。我爬了接近一半时，脚滑了一下，但是，总算上帝保佑，我落到了那条小道上，不过却摔得头破血流。我没有时间多想，赶快爬起来就跑掉了，在黑暗的山中我独自一人走了差不多十英里^①路。一个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了。

“我只有一个能信任的人——那就是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亲爱的华生，我要再次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不得不那样去做，因为必须让人们认为我已死了，这十分重要。如果不让你也相信我确实已经死了，那么你是不会那么深情地写出我悲惨的故事的。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给你写信，但每次都担心由于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做出不谨慎的举动从而泄露了我的秘密，那样就会功亏一篑了。同样也是因为这个，使我在今天傍晚被你撞掉我的书时，转身避开了你，因为那时我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你稍微露出惊讶或者激动的表情，就会暴露出我的身份并造成无法挽回的致命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我必须告诉他这个秘密，因为我要从他那儿得到我需要的金钱。在伦敦，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我预期的那样顺利，莫里亚蒂那帮匪徒中有两个最危险的家伙，也是对我报复欲望最强烈的两个人，他们现在仍然逍遥法外。因此，我到西藏旅行了两年，并且很有兴趣地造访了西藏拉萨，和庙里一群大喇嘛诵经礼佛。你可能在报纸上读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不同寻常的探险，但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你老朋友的消息。后来，我经过波斯，顺道去了麦加，并去看了在喀土穆^②的伊

①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② 苏丹首府。

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那是一次短暂但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回国以后我将这次拜访的结果报告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实验室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煤焦油衍生物，这次研究获得了让我非常满意的结果。后来我听说我的敌人只有一个留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而公园路这件神秘的案子加速了我的行动，因为不仅案子本身的神秘性引起我的兴趣，而且它似乎给了我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的家里，我的突然出现让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我告诉她我还活着，不用害怕。我发现迈克罗夫特将我房间里的东西都保持原样。就是这样，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又坐在我房间里的那把旧椅子上，只希望我的老朋友华生也能与往常一样坐在另一张椅子上。”

这就是在四月的那个晚上我所听到的离奇的叙述——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看到那个高瘦的体形和那张敏锐热诚的脸，我是完全不会相信这个事实的。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得知了我的丧妻之痛，他以动作而非言语表达了他的慰问之情。“亲爱的华生，工作是治疗忧伤最好的解药。”他说，“今晚我有一份工作需要我们两个人去做，如果成功，我们就不枉在这世上活一回。”不论我如何要求他，他都不愿意再对我多说些什么。“在天亮之前，够你听和看的了。”他回答，“我们有过去三年的往事要谈，这足够我们谈到九点半了。在那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九点半一到，我们果然就像过去一样，我和他一起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大衣袋里装着左轮手枪，心里充满着冒险的紧张与兴奋。福尔摩斯冷静、镇定而沉默，他一路上一言未发。街灯忽明